

因特网与社会

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

杨伯溆 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特网与社会/杨伯漱 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3月
ISBN 7-5609-2666-5

I. 因…
II. 杨…
III. 因特网-社会-关系
IV. TP3

因特网与社会

杨伯漱 主编

责任编辑:李东明

封面设计:刘卉

责任校对:章红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3 000

版次:2002年3月第1版 印次: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609-2666-5/TP·461

定价:14.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绪论	杨伯溆(1)
一、因特网发展的理论基础	(1)
二、因特网扩散的前提	(7)
三、因特网的发展及其影响	(32)
第一章 因特网与社区	刘瑛(47)
一、社区	(48)
二、因特网对社区的影响	(53)
三、虚拟社区	(60)
第二章 因特网与女性	余红(81)
一、因特网跨越性别界限	(82)
二、因特网跨时空的潜力	(103)
第三章 因特网与犯罪	胡浩(119)
一、因特网犯罪的界定	(121)
二、因特网犯罪的原因和现状	(127)
三、因特网犯罪的特点和种类	(135)
四、因特网安全和现实的困境	(153)
第四章 因特网与文化	范龙(167)
一、重塑自我	(169)
二、沟通与聚合	(179)
三、挑战社会规范	(187)
四、全球传通与本土文化	(195)

第五章 因特网与国际传播	韦 路(208)
一、因特网对重新考查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的意义	(211)
二、因特网引起的国际传播理论分歧	(217)
第六章 因特网与网上新闻报道.....	严燕蓉 韦 路(235)
一、网上新闻报道的界定	(235)
二、网上新闻报道的现状	(244)
三、因特网对传统新闻报道的挑战	(249)
四、网上新闻的生存策略与发展趋势	(268)
第七章 因特网与全球化	杨伯淑(285)
一、当代电子传播网络与全球化经济进程	(287)
二、因特网与全球化社会进程	(297)

绪 论

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以全球化的形式发生着全方位的剧烈变革。推动这种变革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表达这种变革的信息则是因特网。就社会关系而言,因特网的信息是赛伯空间内虚拟社区的构建和现实生活中社区的萎缩。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蔑视。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性别特征和两性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虽然虚拟社区的根本特征是虚拟,但它既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也不是“乌托邦”。在虚拟社区构建或者说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社会学中的“失范”现象发生。目前这种“失范”的突出表现便是因特网犯罪或者说虚拟社会犯罪。此外,无论是虚拟社区的形成还是各种社会关系在网上的重建,最终都会反映在文化上。这种文化是所谓源于西方但并不等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全球文化。当然,文化的跨国传播离不开媒介。从历史上看,国际关系结构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往往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因特网的出现和扩散,不但使得国际传播或跨国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传播的方式和内容(例如新闻报道)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都和以跨国公司为核心推动力量的全球化有机地联结在一起。本书将以专题的方式对以上提到的各种关系进行讨论。

一、因特网发展的理论基础

像其他任何媒体一样,因特网的发展与其所处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因特网源于美国，并且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扩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特网的出现和快速扩散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密切相关。因此，就解释因特网的发展而言，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有一定的了解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有其内在发展规律或方向的话，那么这种发展规律或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所说的“人格化”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后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全球化，也应该是由这种“人格化”的资本本性所驱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这也正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所预言的。以此为基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以“资本”为核心来运转的。因此，资本的运动越激烈，或者说“人格化”资本的本性展示得越彻底，对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政治和文化等的影响就越大。这一点在以因特网为媒介的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面对着苏联的解体，很多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失败。然而，格瑞德观察到：“当马克思的魂灵在天上俯视大地的时候，他的脸上一定会露出一种会意的微笑。”^①这不仅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与马克思所批判的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极为相似，还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主要特性大体上说来正如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的确，计划经济也许不灵了，但马克思主义还活着。

马克思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

^① 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Simon & Schuster, 1997, p.39.

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使“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是资本的不停顿积累。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值。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②。正是这种没有限度和无休止的资本运动，带动了社会关系的动荡和不安定或变动。

有意识地承担资本运动职能的是资本家。这是因为资本家的职能就是致富。也就是说，驱动资本家执行其职能的是“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他（资本家）狂热地追逐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家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重。”^③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他推行资本运动的目的“不是取得一项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运动”^④。这是资本家的“职能”，也是人格化了的资本的本性。换句话说，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才有历史价值，才会受到尊敬。这是资本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实质。^⑤

鉴于人格化了的资本的本性，资产阶级把一切活动都缩减为对金钱的追求和冷酷计算，或者说资本主义存在的目的就是盈利就不奇怪了。那么，由此而带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②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173～174页；第649页；第174～175页；第649页。

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又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

资产阶级在他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他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他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他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他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他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

显然，把一切活动都缩减为对金钱的追求和冷酷的计算意味着对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重构的基础是“资本的运动”，手段是“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目的是为“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值”或者说“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货币）”提供所需的社会基础。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的强制定律迫使所有资本家寻求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以便增加他们自己的盈利能力，结果是革新方面的不断跃进。革新方面的不断跃进也意味着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工。事实上，控制和削弱劳工在市场上讨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54页。

还价的力量，也是促使资本家不断革新的动力。^① 对于资本家来说，寻求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不仅仅是要最大限度地对劳工进行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且是要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换句话说，无论是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还是对劳工力量的控制和削弱，都不意味着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恰恰相反，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主旋律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控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② 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最终表现在对竞争者的吞并或兼并上。这个“强制性的外在规律”，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竞争对手比自己更强大更令他恐惧的了。^③

不断对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进行重构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创造社会条件，而竞争的实质是对市场的争夺。这种竞争不仅反映在已开拓的市场方面，对新市场的开拓和竞争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进一步说，追求和维持利润促使资本家探索各种盈利机会的可能性。为了寻求新的市场、原料、新鲜或廉价劳动力、新的更有利可图的生产地点，就需要开拓新的空间。其结果是日益增长的穿越国与国之间边境的全球型市场经济。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来说就是：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和25卷。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649~650页。

③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竞争”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概念。要生存，就要竞争。而竞争的目的在于消灭竞争对手，也就是消灭竞争。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寡头垄断阶段。

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句话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原编者注）^①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50 多年前所预言的全球化。

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分不开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在牟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中，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不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重构。这是“资本运动的一贯特征”。目前发生的全球化也是如此。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对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强有力的发展、世界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创造复杂的个体等方面持肯定态度，但对于一切从私利出发来组织这些活动表示强烈谴责。他认为，如果一切生产都以私利为原则，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世界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只会阻碍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历史运动。^②问题是，无论是对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不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重构，还是穿越国与国之间边境的全球型市场经济，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3 卷，第 254 ~ 255 页。

② 参阅 Steven Best: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Vision: Marx, Foucault, Habermas*, The Guilford Press, 1995, p.75.

介。此外,因为资本家要为增加他们自己的竞争和盈利实力而不断地寻求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所以,这种结合有其必然性。而因特网则是这种革新的最新表现之一。这是本书讨论因特网及其影响的理论基础。

二、因特网扩散的前提

可以说,不同电子媒体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越高,需要的传播系统越复杂。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最新表现,他的推动力量来自已经在全世界结盟的跨国公司,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核心意识形态则分别为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①跨国公司的结盟是以“网”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同盟需要网状传播系统的协助才能运作。因特网就是这个网状传播系统的网中之网。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结盟还是网状传播系统的构筑,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更具体地说,产生资本主义同盟的前提是离散(大众)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形成。而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形成的前提是传统电子媒体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扩散和应用。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因特网的扩散进行深入探讨的话,就不能不首先对传统电子媒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具有“人格化”的资本本性是通过公司的形式展示出来的。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而从以本土社区为市场范围的公司或者说地区性的公司演变为今天的跨国公司,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这样说,资本的内在扩张倾向决定了其发展历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竞争型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

^① 有关现阶段资本主义同盟的讨论,请参阅 John Dunning: *Alliance Capitalism and Global Business*, Routledge, 1997.

主义的过程。具体到公司,就是从地方性公司发展为跨州(省)、跨国公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公司也蜕变为除了为自己的股东牟利以外,很少顾及他们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责任的公司。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这部政治机器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从公司的监督者沦落为公司的伙伴甚至附庸。^① 这里的关键是,经济权力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里,不仅会对个人自由和机会均等造成威胁,还会对国家民主政治本身造成损害。跨国公司的金钱会带来政治上的特权。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们终有一天就像统治市场一样来统治国家和世界的政治领域。就全球化而言,跨国公司对政治领域的控制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消亡。起码反垄断的人这样认为。

但是现代公司的发展壮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和消费文化的形成相辅相成,或者说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形成是跨国公司出现的基础。这里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变迁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电子媒体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电子媒体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说的电子媒体指的是电话、无线电广播(收音机)和电视。电话和消费文化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广播电视的性质以及他们对产生消费社会的贡献。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以及标志这一阶段的新媒体出现。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西方)的经济发展可分为 5 个阶段:(1)传统社会(The Traditional Society);腾飞前的准备(Th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3) 腾飞(The Take-Off);(4)奔向成熟(The Drive to Maturity);(5)大众高消费 (The 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腾飞阶段

^① 参阅杨伯澈:《公司的演变和全球化》,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第 53~59 页。

指的是把对持续增长的传统障碍消除后的飞速发展期。^①一个社会的经济要腾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主流对新技术(革新成果)的鉴别和接受能力。^②美国传播学家多笛克注意到:“电话和运输的发展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并行的。”^③这是因为,19世纪不断发展的铁路系统需要发送和接收大量的信号以便控制其自身的运作,这就需要电话的协助。^④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腾飞阶段强调的也是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是铁路和电话系统在这个阶段得以出现和空前发展的前提。更进一步说,在这个阶段,新工业迅速扩展,这些工业获得的利润大部分被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工业的扩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都市化过程中,导致了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和民(工业)用技术的跃进,^⑤从而迈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期。这就意味着对新的传播方式——电话的需求。

“奔向成熟期”的阶段也是以生产为基本特征的阶段。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腾飞完成于1873年,成熟的象征日期大约为1900年。^⑥罗斯托认为,奔向成熟的标志是:

(美国)差不多在腾飞开始后60年(也就是说在腾飞阶段结束后40年)便达到所谓“成熟”阶段。在腾飞阶段,工业和技术范围都较窄。“成熟期”的成熟就表现在范围不但广而且精密,在技术上也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例如,工业开始从煤矿、铁矿、铁路等行业向机器、化学和电器设备生产的转换。^⑦

① ② W.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虽说学术界对罗斯托(Rostow)的“无限增长理论”提出了很多疑问和挑战,但他的理论模式对于说明电话和经济的发展很有帮助。

③ Herbert Dordick: Social Use for the Telephone, *InterMedia*, 11(3), 1983, p.32.

④ R. Meier: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Urban Growth*. MIT Press, 1962, p.13.

⑤ 参阅 B. McKelvey: *American Urbaniza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3, p.90.

⑥ ⑦ W.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59, 61; p.9.

一个范围不但广而且精密，在技术上也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需要较复杂的组织和通信(传播)系统。这种组织和通信传播系统就是在“奔向成熟”的经济发展中完成的。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初期(腾飞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都市化。这种都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其发展和组织形态靠的是自觉接受和采用技术革新成果，特别是对技术方面最新的发明的敏感。梅尔观察到：“(这类)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方便(信息)交流(传播)。”^①那些繁华的都市中心(商业区)的出现更是商业聚集构成和专业人员从事各类活动的必然结果。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普尔指出：电话在创造这类商业中心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②

只有电话的介入，工厂和办公地点(例如总部)分开才有可能。这是公司扩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进入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都市中心也从工厂区转变为在办公大楼工作的白领工人的聚集地。换句话说，电话使得公司总裁把他们的办公地点设在通信最方便最关键的地方成为可能。^③因此，在电话的协助下，商业中心的摩天办公大楼拔地而起。^④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装电话在当时的美国形成一种空前的热潮：

美国的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一个发展和巩固的时代。在1880年的3月，美国共有138个电话交换台，3万订户。到了1897年，交换台已达750个，订户也

① R. Meier: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Urban Growth*, MIT Press, 1962, p. 74.

② ③ Ithiel de Sola Pool: *Forecasting the Telephone: A Retrospe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Telephone*, Ablex, 1983. pp. 41~43.

④ 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电话和电梯，(商业中心)内分布密集的摩天大楼就不会出现”。见 J. Gottmann: “Megalopolis and Antipolis: The Telephon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ity”,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edited by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MIT Press, 1977, p. 309.

猛增到 15 万……^①

在那时，“电话对工商业是如此重要，贝尔任何分公司的利润都取决于是否能为用户提供这个媒体”。^②

但是电话的作用决不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西方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地演变为今天的跨国公司，和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有意识、分步骤地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以及对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电话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是以美国为例，总的说来，美国公司从小到大直至成为跨国公司的过程，也是美国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资本的固有属性和生命力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公司的规模和市场的范围则是社会变迁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美国，以其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对社会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挑战。在工业化初期，本土社区和家庭的存在依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该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兼容。工业化初期之后，潜伏在社区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由于公司的扩张和兼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公司的发展固然需要资金和技术，但更需要人才。跨社区和跨州对人才的招募不仅促进了各类人员的流动，而且直接冲击着传统的社会和家庭观念。人们对于时空、社会、个人、家庭和国家这些概念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变化。^③

为了就业，人们常常不得不把“乡情”和家庭责任放在第二位。为了生活，为了买得起大众媒体广告上的那些商品，越来越多的人

① D. Rutter: *Communicating by Telephone*. Pergamon Press, 1987, pp. 1 ~ 2.

② S. Aron: “A Transaction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edited by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MIT Press, 1977, p. 30.

③ 参阅 Grant McCracken: *Culture & Consump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孤独地生活在陌生人之中。以社区为后盾的反兼并、反垄断运动不但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本土社区本身在这场斗争中也解体了。从此以后，美国不再具有从制度上向资本主义经济挑战的社会基础。更具体地说，当资本主义经济脱离工业化初期阶段以后，虽然家庭依然存在，但邻里之间已呈“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对于个人来说，社区也不再具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凝聚力和约束力。^① 人们只好通过各种专门团体（协会、工会等）和那些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外部势力作斗争。当然，以团体或协会为特征的任何斗争都只能在不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下进行。从此，美国公司跨州的发展在社会上再也没有遇到过真正的阻力。

但是，本土社区的解体并不等于说人们在生活中没有社会关系网了。只不过这种关系网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变得单一化和超出了本土地域的限制。电话是这个新的传播环境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只有通过电话，超出本土地域的社会关系网才能维持。也就

①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和家庭的消失并不等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流的终止。韦尔曼(Wellman)观察到，虽然人们现在不大和自己的邻居来往了，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朋友、亲属等关系网。只不过这些网从空间上讲，基本上是由居住在彼此相距较远的地方的人所组成的（参见 Barry Wellman and S. Berkowitz: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但是，这种超越空间的关系网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事实上，不但家庭受到文明社会以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本土社区也基本上荡然无存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因为在现代社会里进行社区重建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认为，虽然现代美国社会可以以大型协会的方式把不同地区的人集合起来，但它无法取代以邻里之情为特点的本土社区。杜威断言：“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除非本土社区生活得以重建，（美国）公众将不能充分解决他们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发现并认识他们自己。”（参见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olt, 1927, pp. 193~226.）此外，从社区约束的角度来说，现代的超空间的关系网很难代替原来的社区。一方面，在缺乏传统社区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享受着相对自由放任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缺乏传统社区保护的情况下，人们又为自己所住地方的各种犯罪所苦恼。一个人也许在较广的空间范围内有一些志趣相同并能互相支持的朋友和亲属，但他（她）失去了和自己周围的环境交流的能力。

是说，虽然人们和自己周围的人和环境之间全方位的互动关系不存在了，但在更大的空间依然有着靠电话等传播工具支撑的关系网。^①当然，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呈单维性并且不再以本土社区为基础。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对社会提出的要求和挑战为电话的扩散提供了机会。反过来讲，也正是电话使这些要求和挑战得以满足和成功。^②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决不会停留在工业化阶段。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更大范围扩张所需要的社会流动和各种人力资源，就像社区在工业化时期被解体一样，家庭在各种压力下也终于处于崩溃之中。从此以后，这个古老的社会制度再也不是从一而终的体现，人们生活在由他人导向的离散社会之中。造成传统家庭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其存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跨国经济的障碍。在这个时期，个人的自由转换为大公司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寻求人才的自由。个人事业的发展也变为不但依赖公司对自己劳力或技能的需求，更取决于自己对公司的进一步扩张是否具有价值。因此，当公司发展到垄断地步的时候，也是它们对于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直接或间接控制最有力的时候。这样，出现由他人导向的单维人所组成的“麦当劳化”社会就不足为怪了。

简单地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家庭和社区逐步解

① 例如，电话联系和面对面的交流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参阅 Barry Wellman, P. Carrington, and A. Hall: "Network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 Wellman and S. Berkowi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这里有必要指出，虽然现在电话通常被用于社会交流，但在美国扩散的早期，装电话的理由主要是和工作而不是和社交有关。参阅 Claude Fischer: *American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Barry Wellman and D. Tindall: "How Telephone Network Connects Social Network", in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edited by W. Richards, Jr. and G. Barnett. Vol. XII.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